

詩說

詩說卷第三

信安劉克學

王黍離　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周至平王王室微矣王政不行而雅不作以春秋之法言之聖人删詩宜以王風序諸國之上否亦次於二南可也安得列之三衛之下儕於列國而無别焉聖人必有旨也按王風作於平王東遷之後春秋作於平王之末年春秋之法王人雖微亦序諸侯之上何與删詩之旨相反遼絶如此乃知降王風於列國尊王命於春秋止是黜平王爾平王本幽王之元子既居正嫡又長於伯服宜有天下者也平王申出也止以申后見廢而奔申褒姒之孽傾天下申侯怨焉召犬戎與之伐周夷其

宗廟宮室殺幽王虜褒姒宜咎處此使不與聞乎故亦
宜死之可少塞其咎何至併廢獲王伯服而奪之位見
宗廟宮室之蕪沒曾不以動其心慮犬戎之伐申遣國
人戍之以報前日亡周之德平王殆無人性矣春秋之
作接乎傳聞之世者也是以始於魯隱公其二年平王
崩矣自東遷而降於王風平王初年也是聖人首黜之
於詩而再黜之於春秋也夫以犬戎之禍自古所無蚩
尤羿浞之變何至取萬國共戴之主殺之如狐兎腐鼠
哉聖人作經爲萬世準的安得而恕之乎成王雖營洛

邑止是作下都以遷殷民實未嘗都洛也故凡詩皆言豐鎬豐鎬者興王之本也以小雅之魚藻大雅之文王有聲推之周家所重在豐鎬宗廟宮室典章文物國之重器皆在焉萬國職貢之所歸其富實生聚過於雒邑多矣犬戎利之一舉而夷之計其禍亂未嘗及於東都也平王遷都雖因舊之都邑文物聲名視豐鎬遠甚一去豐鎬而文武之澤斬然固宜人跡之所不及詩人傷之深痛之深而是詩遂作辭甚簡直意旨甚遠其寓意於彼此二辭最為深惻我之都邑而以彼目之彼之

而又彼怨之甚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可以宗廟爲彼乎三章皆以二彼辭言之黍稷重穋周家之興王業艱難之始也今彼之矣其離離其苗其穗其實猶前日也今若棄之以爲疆土之外矣行邁靡靡若皆非也猶舉目有江山之異也若是則所憂固不勝言何求者猶望望然如有求而弗得者也悠悠蒼天者非謂天道之遠也蓋言事勢之去不復可返文武之舊不復可見矣致此誰哉此指平王甚明何其無人心也此犬彘不食其餘者也哀怨之深忠憤之切未有甚於此詩者也

自犬戎伐周之後戎狄並爲中國患攘乎春秋之初如凡伯之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伐鄭伐齊滅衛滅温伐邢以戎難告成周乎戎于王其可見者已如此不但王室弱諸侯皆不競矣所以幸霸圖之興乎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是詩繼於黍離之後疑平王遷洛之初也鎬京爲犬戎

殘破平王依晉文侯鄭武公以託足於伊洛之間豈有王靈調度此時戎狄方强諸侯莫有朝事者其不獲之情[illegible]於言外求之雞有可棲之所牛羊有來歸之地皆言今無所安止也言其役之不已者必有不容安處者焉故曰曷至哉曷其有佸其事蓋可想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以詩之辭求之是豈君子之道左手執樂舞之器而以

右手招其友此伶人優者之度也就使禰正平郟之亦
不若此若伶官者以可樂為業雖當危難之時亦不知
其所憂也周自幽王時皇父卿士楀氏聚子之徒其餘
黨豈有存者幽王以此失之平王又以逆亂繼之斉揺
之中豈有賢者從衛於逆亂無人道之人哉又其歡樂
如此哉陽陽陶陶之樂雖盛世猶非賢者之事况危亂
之際耶二詩所謂君子者當于役之時容或有之歡樂
自得以是為君子則其為君子亦可知已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國風之同此名者三詩唐鄭之風也皆有微其義之意是詩之爲微可知也平王東遷適於戎狄之强申本召犬戎同伐周而犬戎得志矣申之弱其甚至勤東遷之周遣戍焉申之弱又可知也孔氏謂實不戍甫許恐未必然在宣王時維申及甫用四方于宣穆王訓刑甫侯實

命之申甫比而密於王室久矣許又大嶽之胤安知其不並戍而謂借甫許以言申哉詩人謂揚其水則水固無幾矣何以能流物始曰薪繼曰楚又繼曰蒲弱而益弱者也似若乎王德申侯之功召犬戎以亡周者實咎實顓聞乎故所以貽申之患者實及是以是不可以不往戍也當是時王室之禍如此諸侯未嘗有勤王之師天子蒙塵于外諸侯未嘗奔問官守詩人豈責其不能往戍于毋家乎蓋國人怨之之辭久戍而不得歸斥諸侯之不職豈果罪其不戍哉此詩殆是戍久不[illegible]

故曰骨月遠歸戎之禍未已周之弱固未有興起之望也凡人心之所悅服者惟孝愛義理有所感動焉爾平王悖德已非人類而惓惓於申甫同惡之黨雖事之善不能不怨况驅之戍役之勞哉晉平公杞出也而治杞子大叔曰晉不恤宗周而夏肄是屛是棄諸姬也况平王申出而戍申以報其弑逆之德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

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詩殆不可知其詳蓷之爲何物必物之性與女之仳離相近而後可通程氏謂陰潤而生暵則乾何物不然豈必蓷哉惟其然也故毛鄭謂之羽蟲果爲羽蟲與夫婦不相終亦不近似是故可闕也合是詩之辭推之若是谷中芟夷蘊崇之草棄而去之之物故首章言乾無生薉矣二章言脩謂積之久也三章言濕既暵豈有能濕之理積之久而腐則濕矣至其腐爛亦不可復用故曰

何嗟及矣此臆說爾姑存之以待博物君子

兎爰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以兎雉爲辭三章皆同而名詩止以兎二物之得失又不相符詩以二物爲比多矣此其爲比似若相反與他詩不同何則詩人託物以言所遭之禍罹之者雉也

兎則否矣詩人以兎爲名凡詩之言兎者多取其狡兎性又躁急今乃以爰爰言之爰爰雖莫詳其果爲緩覃亦緩之意也兎非能緩者也雉知時有文者也不能知時而罹其害每章必重歎其遭禍之數羅尚無機械也罦罿有機矣我之所遭如此之酷彼之狡而得脫者舒徐如此故以兎名詩歟

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昆亦莫我聞

葛山谷間物非水物也詩之三章皆以在河爲辭豈其性哉平王東遷而豐鎬爲墟當時周之子孫在豐鎬者皆奔播于伊洛之間前日之緜緜瓜瓞今爲緜緜葛藟矣前日之施于中谷者今不復蔓延矣謂他人爲父爲母爲昆固無是理也詩人殆借是以刺平王遠戍母家之罪若周之子孫日失其序主又棄諸姬一時離散之情如此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以詩辭求之無懼讒之意葛蕭艾於讒何與乎詩人以彼之一辭先之意之所屬也周室既滅平王大逆無道而居文武之陪都當時賢者固宜遠遁詩人欲一見之而不可得謂彼之采葛者去而不返所采愈微所不可見愈久作是詩以寓思賢之意耳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詩雖易知而辭多不類卒章夫婦之情也前二章是不爲夫婦安得而强爲之說前二章極言車服之盛周大夫可知餘皆女子之辭旣有所畏矣安得而有異室同穴之辭詳而思其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子乎女子以其勢之不類而不敢從亦不敢奔卒章但示其心而已計其時平王豈能得世之吉士處之王朝哉從王

于東皆平王艱難時相倚仗者一旦得志市井之行固存豈以車服而求其可稱哉詩人以大車名詩負乘之意也穀食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周東遷之後觀王風則大略可見是詩言麻麥李之生於丘中宜也丘垤之中非王朝之士所宜至也昔者施

施其來二章就而食之三章且有重惠焉三章之辭於留子嗟再言之言之似於厚矣何以彼之子抑周大夫之從於丘垤之中若是無間也麻麥李我之所以其來且食且贈非爾所宜也即是詩見東都之民所以具贈師尹者如此歐陽氏以爲淹留之留亦有理然三章同歸

鄭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詩辭最易知也先儒之說多疑之者由謂緇衣爲武公
父子所服故其義遂窒若謂武公所服則改爲者誰哉
然則好賢不在武公而在周平王矣此固有不容強通
者焉按經之言緇衣者不專爲朝服也如曰羔裘豹褎
緇衣以裼之如曰緇衣羔裘緇黑色朝燕皆所用非專
爲卿士之服也若是則武公所館之賢皆可得而服也
館服色偶相同耳不以爲朝服之色非卿士不得而服

服也服之制不同以服之色爲限若是則武公所以待賢自服食以上武公未嘗少寘念慮爲詩人歌之見武公之好賢久而不替始求其宜稱又求其精好又加之以博大愈久而愈篤厚又見一時賢者知武公之誠意素嘗過爲尊奉但敬愛之誠有加無已自服食之外無他物爲又非若權輿之日薄也此雖微末見古人相與之實意常有餘又有易見者人自不思耳朝服禮服也以位爲別一定不可易非可以屢改其至於敝者鮮矣三章皆言敝且改幾同褻服矣豈得謂之朝服哉

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共叔段之克未有不罪莊公者也詩序爲最明詩人之旨則似不然請以其事證之然後可以言詩仲子猶祭仲也諫莊公之弗制段者也異日受宋之盟逐鄭昭

公而立厲公者非祭仲乎專其國事又殺雍糾以逐厲公者非祭仲乎祭仲之為人可知也已及齊威公討昭公之亂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知之稱疾不往而以智免其不能純於為臣而有貳公者不待其末年也其曰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除之害之固不可除之亦未可也祭仲之言其庸可據乎若祭仲之言則罪莊公矣知莊公之為可罪而不知祭仲之為衷惡也詩人以仲子名詩其旨以仲子為主無踰無折再言之如踰踰無毀我牆同是仲子有意於踰且折也仲子之智

齊威不能討詩人竊見至隱譏其責其言似於忠實欲毀我室也莊公以內外之公言拒之得之矣豈有愛於邑乎詩人察祭仲之始終究叔段之怙惡而怨莊公也不足以知詩則莊公宜受求全之毀而祭仲衷甚之情亦得以曾見矣臣請除之之言正與洩公請殺曾桓公同情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是也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則求之過矣此其失自丘明始丘明強欲窺見至隱謂之知春秋而實非也春秋以爵書似無貶也蓋段之惡則

不可以不殺齊襄公定世子鄭矣罪未至於殺也其後太叔帶攻王晉文公定襄王取大叔而殺之而後已祭仲之免於罪亦以智矣不然則亦一羽父也必詳知其事而後見莊公之罪薄而詩人之旨深世人以莊公拒祭仲之言爲有殺心詩人明莊公所以拒祭仲之言者蓋迫於所甚畏不得不然也詩之辭曰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謂仲之言獨與父母諸兄人之多言皆相反明矣有言而後畏宜也莊公知其勢不我與已畏之於未有言之先故每章必申言所畏爲且武姜之欲

立段而不獲是莊公之立已殆矣使莊公旣立逞其私忿抗其母而幽其弟其反形未兆罪莊公也宜如何儻若請制而弗與請京又弗與段其帖然俯首乎使段如太叔帶召外寇以來伐莊公罪愈大矣然則詩人所謂父母之言諸兄之言人之多言若此類乎武姜之於莊公未立則爲亟請太叔之將叛則爲之內應其勢若此是以莊公再拒祭仲一拒子封之言甚不得已而後至此畏我父母心所畏也父母之言已形於言尤所畏也說詩者以將爲辭義亦不通將豈春秋無將之將乎其

將然之將也仲之無君久矣詩以將加於仲子之上原其心也仲非果欲誅也亦有將爲莊公勢未行耳姑徇其言可也至牆園以喻國也杞桑檀以喻障蔽也將使人莫得而踰且折乎詩人責仲子之意也莊公知祭仲之不可盡信又以父母諸兄國人之言之不可以不從誠未易處也愛謂土地爾固所宜從也迫於武姜之勢義不得而愛乃畏而從其請也詩人爲莊公言其心耳無刺之之辭也若太叔之繕甲兵以至於淫其惡惟所形豈若州吁以寵而肆乎此詩之作必在祭仲再諫

之時段之叛逆將著詩人歎莊公之迫於其勢不容不然如此而已若夫京叛太叔段取京足矣又伐諸鄙則有甚之之辭如書序遂伐三朡同辭聖人所以書鄭伯其法自當如此聖人之意則不書要於此小人之惡不至於死不止也太叔帶王子朝必殺之而後亂始定故易於剝之上九象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太叔帶王子朝鄭共叔段之謂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
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
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
弓忌

二詩之名曰叔于田者似是初年武公猶在位武姜亟請欲立之時也大叔于田則莊公即位之後請京而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之時所作也作於段之逆鄭未形之先安得如序之所謂刺乎凡言叔段之書未有不罪莊公者蓋成其惡也曾不思大叔之材勇如此內有母夫人爲之主豈莊公所得而制乎若詩人之旨深遠特甚非後世儒者之所知爾二詩盛言其得衆而不以其道詩人述之以垂戒者也前詩若父母之所以爲傾國之人皆附之者也故其出而人皆從之亦謂叔之美莫加焉爲

後詩加大字者猶後世之大弟也惟詩名與首章加大一字耒居京之前此詩未作也其射御之才如此邦人瞻望咨嗟似若可以傾莊公而奪之位矣曾不幾何子封止用三百乘伐京京人已叛大叔段是前日人心之歸向悅懌無分毫可恃詩人欲使後之以材藝悅人非心服也勢一少去昔之附者皆叛矣詩人之作詩又將使莊公聞之而戒不至於擐甲且惡小人之烏合逆知他日之必不可保所以誅大叔而諷莊公也此其所謂詩人之旨乎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按左氏之書高克也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聖人罪鄭文公失命將之道其可據者如此今序詩者演其辭曰禦狄曰好利曰危國亡師考其時事皆不爾狄未嘗伐鄭也其年秋滅衛矣若曰固圉備狄則可當是

時齊桓公始霸高克奔陳之明年鄭始即齊僖元年三歳來伐齊遂服楚於召陵是高克於鄭大足爲重輕人止罪其無御將之道使至於潰爾以詩求之則又不然鄭箋謂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詩曰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此其地之名也以地之名而指之以名其人亦無他例詩人名詩曰清人者其旨在翺翔逍遥作好合此三辭信其爲清人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聖人曰必也臨事而懼安得有逍遥之態乎高克無出師之律可見矣詩人罪高克玩兵輕國棄君命爾非若春秋以君

遺責文公也序詩者大抵以文公而不能容其非譏責也

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國風之名羔裘者二詩大抵皆刺在位之不稱其服也惟此詩分美辭所美非美也其同辭者彼其之子鄙其人也詩之言彼己者不皆從己從其者亦不少義不在此也首章舍命不渝者譏其固位怙寵有鄙夫患失之

心二章武力是其可以持國論歟三章如以彥爲賢誠
若可貴以他辭推之其猶鄉原乎抑果爲一邦之彥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此詩似若君子去而之他國人留而不可得者焉以寁
爲速他無援證爾雅亦以爲速者因詩以取義耳按詩
之例前後之次必以其序不相踰越淸人文公時之詩
也莊公者文公之祖也如刺莊公則宜在大叔于田之

次可也且莊公又武公之子雖不克肖似亦無大失道之事詩序以大叔段罪之遂不少恕桓王嘗命爲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及齊魯伐許齊侯以許讓鄭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其辭皆可書君子謂莊公於是乎知禮特以祝聃射潁考叔爲失政刑耳既而王奪公政公不朝王來伐繻葛之射王中肩此爲犯上而非常之亂也太子忽以北戎伐齊大敗戎師矣然則鄭之莊公雖非賢侯亦自強於立國矣若國亂而賢者去之不應在清人之後自公子突爭

入子儀在位至文公比年爲楚所伐逃中國之盟又從
盟又朝楚而秦晉二大國圍鄭則羔裘遵大路若文公
時也抑豈公子五爭之時乎殆非刺莊公也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
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
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以詩序言之似若刺莊公之詩其殆如祭仲之言君多

內寵而有此序乎以詩辭推之似非國君及在位者之事此鄭國淫亂之風所自始乎其辭大約似溱洧則淫風既蕩者也抑昭厲之間已有此漸故其詩如此以詩名爲據則女之要士者也非夫婦之正必矣蓋雞鳴之度必三自初鳴而女已有辭士猶以爲早也凡淫亂之事未有不先於女子者也貞女不動强暴莫得加焉將期之以畢弋之事乎二章君將終身焉三章則致其心之可恃而屢致意於解佩者也此豈有位有國者之事乎視淫奔之風特未放爾終篇未嘗有陳古義之意無

以雞鳴爲義則是舜臣之女非異弋之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左傳與詩序辭昏同而太子忽之美不彰可恨也忽有美德而辭昏之辭若知道矣使遭其時無微弱之禍又使才有以稱其德敵武公之次歟偶當莊公多內寵之後權臣擅國之勢已成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再

得國之後復殞於高渠彌之手豈皆辭昏之累乎識足以絕文姜不足以御高渠彌豈有二年在位昵比小人而有狡童之怨狡童豈所以指其君哉祭仲之専所謂狂也不能去其所忌而安之以召禍乎昭公所辭之女即魯威公之文姜也文姜以一婦人而爲二國之患亦大矣孔氏以爲他女妻忽亦無所據但欲伸序之言爾未知文姜緩節之後也傳以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書之此魯桓公成昏之初文姜初年父僖公在位無失德而有德音焉若及夫濼之會彭生乘公之禍也使大

辭意[illegible]死於髙渠彌死於彭生必矣死於髙渠彌猶可說[illegible]以其事求之文姜之惡止於會濼之後其心一放不能自止魯莊之弱詩人曰魯道有蕩深疾莊公也此詩之辭殆是辭昏之初未覩文姜變節之後賢而不取止觀其初亦未爲失言也按左傳威公三年公昏于齊君鄭忽之有功於齊魯威之六年傳述前事也威之十一年祭仲立厲公而昭公奔衛其十五年昭公入其十七年高渠彌弒之其十八年魯威公薨于齊此詩宜未及文姜之晚年也文姜之歸于魯在威三年忽之有功

于齊在威六年傳齊侯又請妻之杜預曰欲以他女妻之請文姜已爲魯夫人矣忽之辭諸鄭伯是終未嘗昏于齊也其曰賢而不取於文姜已爲失言既無大國之助矣邑爲詩名謂之有女同車乎當以詩爲正以詩爲正則彼美孟姜鄭昭公之妃而此詩蓋爲美也非刺也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此與有女同車同意豈昭公之弱乎教黨滿朝不能去

狡童殆指祭仲耳祭仲專鄭之久計其年亦老矣目以狂狡謂其智可也目以童者豈以其猶有童心乎喬松荷葉皆草木之材者也扶蘇游龍草木之微者也故亞言之且祭仲立昭公矣乃與宋盟而立厲公又殺雍糾而厲公出奔初昭公惡高渠彌及昭公之入高渠彌懼其殺已弑昭公而立公子亹且昭公再入兩年矣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二詩惟蘀兮之辭最簡而最難知以其時推之公子五爭之時忽與突皆無以固其位權臣擅命亂將作矣國人皆危之而君莫之悟也以蘀爲興危之甚者也叔兮伯兮不能以義爲倡以安靜國家皆有得位之心而玩其禍亂國人欲有所助而莫爲之倡而有此詩昭公始立而奔衛再入甫再歲而見弒在位之日甚淺而見刺者凡六詩是三詩及揚之水其昭公之在位乎　以左傳攷之鄭莊公當春秋之初殊崛強於諸侯之中伐衛侵陳以王命討宋用太子忽之謀敗戎師與齊入許齊以

詩譏之襄紀忽救齊而有功忽雖以齊大辭昏鄭之強幾並於齊矣使莊公之後以忽之才智繼之未必不興也何爲嗣位未幾而見逐復位未幾而見弒公子五爭禍鄭幾於亡是非昭公兆禍而誰歟春秋以正名爲大分何爲名世子忽於在位三年之後而反君鄭伯突於再簒之餘忽必有大惡如周平王可也借曰不然自有女同車之後五詩昭公詩也宜在清人文公詩之前降而在文公詩後亦猶降黍離於國風也其黜削昭公明矣詳考昭公非有大惡止以昵比狡童詩人曰狂童之

狂也且若有不勝言者此鄭之所由以亂聖人所深疾歟伊訓三風十愆最重者比頑童爲亂風狡童陳少南以爲指祭仲非以其齒與爵也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詩以人之見思爲主而發語一辭爲本旨乃下以名詩若是甚褻是何也鄭之亂極矣公子五爭惟公子突厲公之立以宋雍姞故亦盟祭仲以篡焉子儀子亹皆以

權臣立也鄭之亂以權臣弑以内寵也逐昭公立厲公立子儀皆曰一祭仲其爲專也嘗殺雍糾逼厲公其爲狂狡極矣當時齊威之霸業將興而鄭之亂本已兆詩人知齊之必不後鄭謂其至易若一褰裳而可濟也詩止二章皆有甚其狂之辭迨昭公見弑明年爲齊威之十六年齊威公師于首止遂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知之稱疾不往而以智免高渠彌弑君者也忽嘗有功於齊齊亦爲忽報怨也仲之專過於高渠彌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詩雖四章實二章也鄭之淫風其始未放也此詩見之矣經之稱吾與我未嘗少差我者對物而言吾者主於己者皆曰吾此詩四章每章必曰予予即吾也俟己者則稱我雖俟我也予實不敢從而以爲悔者也巷在外堂在內巷言送在外也堂言將將迎也彼雖美而予不得從也褧以晦其美美在己也必待叔伯爲之主命駕而

逆而後可行可歸也此亦知禮之不可犯而自制其欲詩似爲美也如以親迎爲訓若後二章猶通前二章有俟者悔其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悅而不得從者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是詩之意大抵與丰之詩相似無淫奔之風婦人女子猶知所守而不輕從者也出其東門亦用此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茹藘豈鄭之地產乎即地產以言者

也室既邇矣人之遠者不容越禮而行有禮以限之也女贄榛栗故以栗言可以宜家室而不我即則不得往矣是詩又踰於手大槩皆與之同旨見鄭之淫聲其流也有漸上之人無以使之向正而禮節猶有存於人心者焉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易於中孚之上九曰翰音登于天禮曰雞曰翰音物之至微出於天性者風雨晦冥不得而變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所存不以世之治亂而變其所守必天性之自然非強勉所能至也此所以能繫天下之望而爲天地之紀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學校之興全在上之作成使人心奮於儒學不能自已者也苟無以動化之則將有作之而不應者爲人才放失世道日降何以化民成俗乎此子衿之詩所以作乎首章二章謂無徃教之義三章望之而已若是則學校之道廢士不向方則其責在國君而不在下此師道廢而無以淑諸其人也詩以子衿爲名士必自知向方而後人才出詩人專以士之自放爲辭師道不可强而授也此要自上之感化始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故詩人以爲刺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與王風同名又同辭大抵謂出於天屬者非可以人力間之者如人之揚其水豈足以流楚與薪乎兄弟終鮮不可又間於人言也鄭太子忽既立而逐於祭仲又四年厲公使雍糾殺祭仲而不獲厲公出奔蔡而後昭公再入其入也強臣於君固有貳心矣此詩所謂無信人

之言姦臣之衆也昭公之兄弟四人于時皆無恙又
二年昭公弒於高渠彌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祭
仲立子儀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厲公入十數年間兄
弟皆盡惟厲公在是鄭之亂則以權臣專廢立昭公雖
託於衛厲公託於蔡子儀託於陳雖藉外之力不足以
固也猶揚之水不足以流行也齊襄雖以義動亦以昭
公嘗有功於齊而討渠彌之逆當時内外之情如此此
詩之作亦見鄭人賢昭公而欲戴之惡狡童之不可制
也詩之二章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似是厲公入之初而

有此詩其時惟忽與突在爾詩人以二人之不相容也

戒其信於不可信之人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與東門之墠似若相涉辭雖不同而旨則近詳味詩意亦甚易明其鄭之亂男女失時出其東門女如雲如荼言其多爾荼草類也故曰雖則如雲非我之所存非我

之所宜同往也且與徂同縞衣綦巾皆男子自言其鰥居亦足以自樂旨意甚完但貧晏義不可知其章之旨不必拘詩序以牽合也乎與東門之墠女之不輕從是詩男不輕從故有雖則如雲如荼之辭其曰匪我則知在我所守矣聊以在我者爲樂則不徇於人也鄭雖亂而桓公武公之風化猶在至於昭公以來公子五爭亂離十餘年閒厲公再入而後少定於鄭風之末始有野有蔓草溱洧二詩而淫泆之風始放詩序例以淫奔爲釋謂前三詩與野有蔓草溱洧同旨可乎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男女邂逅之遇而詩以野有蔓草爲名不止於興亦有比焉蔓滋蔓不止也野合之風易於蔓延零露其上清婉之色也遇於草野而見之故以爲比也蔓者懼其風之放而不止也至是其風蕩而不能自制矣

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自古言淫風者必以鄭衛爲首雖未必謂鄭過於衛然亦相亞矣以詩言之衛之淫風上下相化幾不勝言鄭之淫風惟溱洧爲最也詩未甚靡也溱洧之辭大抵始於女子士强而從之者也自相謔而至於將謔則士爲

之首女啓其初士蕩其終也詩以湊洧並言以比男女是以溱比男洧比女也強其觀於洧之外以喩女之耽也女之啓行情者常有餘以芍藥爲别離則士亦未靡也秉蕑言始意未嘗不善終則靡而不以事耶嗣以事則齊之東方之日靡亦甚矣不列之淫亂何也芍藥春盡始開故謂近侍花也

詩說卷第三

詩說卷第四

信安劉　　克　學

國風

齊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以詩之辭求之無夙夜警戒之道而有荒淫怠慢之風焉鄭風之有女曰雞鳴序既以陳古義以刺今言之今此序不爾鄭風以女之言起義此詩無所起義也甚

朝已甚國人刺之耳豈有在朝者已盈乃謂之非雞鳴之時乎以雞鳴爲蠅聲以東方之明爲月光託他辭以酣寢也是以卒章有同夢之辭則併與晏朝忘之矣志在同夢甫出視朝而即歸無爲子憎也二子字相應而言謂退朝而歸無以我爲憎子也雞既鳴朝既盈兩既字國人之所覩也國人訐其晏謂其若是耳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是詩言其風化如此已成其風則莫知其非也反以是相夸詡爲此序爲得之然詩旨隱而顯不知其爲刺其風俗之靡也由是言之哀公不但荒于色至於廢朝又荒于禽矣哀公嘗爲紀侯所譖見烹乎周而立其弟胡公以二詩推之哀公之荒甚矣非專是紀侯之罪也得罪於王至於烹而不知其荒固可知聖人存二詩以爲荒亡者之戒

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之辭無親迎之旨也如曰親迎安有未醮未祖而自相謂有爾我之辭曰俟曰尚豈以禮成者哉其殆刺奔之詩爾凡淫奔之事必女先之故曰俟我於著於庭於堂凡以室之地者皆女子之家也充耳者不恤人言之醜也奔者之無恥也尚指男子也慕男子若瓊玉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詩名謂日月之初出也彼姝者子女子也曰彼則他人之家女而在我之室奥室也闥門内也再言之非彼之所宜至也彼對我而言履我猶履其足也猶韓康子履魏桓子之跗也以足蹴而使往也日出之時而使之發及其暮也此却淫奔之風詩辭無刺其君臣之旨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止三章言未明未晞亦相近惟卒章有則莫之辭豈以太早太晏並言哉不夙則莫非若俗人之辭也詩人謂不早則必至於遲矣皆謂其早也若是則與雞鳴同夢之辭相反如此說者必以君之不同爲言竊詳詩旨止刺其躁急太甚驅役其下如此之迫爾末章狂夫之辭曲屈之解豈能通暢似是國不能固圉狡焉思啓封

疆者在旦暮耳君之不能辰夜謂不知時詩人懼其及
也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是詩刺齊而罪魯者也前二章言魯道有蕩與載驅四

章同辭使襄公之播惡無已者魯莊公之罪也文姜之失道自桓公十八年如齊始前此蓋未有也克於春秋記辭辨之矣春秋書子同生明其為周公之祚亂洗其人以為齊侯之子之誘也桓十八年以前齊魯未嘗交好文姜之變節始於桓弑之年若鄭風之序固有齊女賢而不取之辭雖不可信亦見文姜之失德未彰也襄之縱欲亂其天倫如此公羊乃以滅紀為復讎而予之且惟孝友于兄弟瀆其本如此安能追念其祖見烹之憯而讎紀不置哉襄公無羞惡之心無人道矣異其時齊桓

公以哀姜逼於共仲與於弑閔取而殺之者懲文姜之
惡也傳以為已甚者非也前二章歸止庸止為齊言歷
不當懷而往從也後二章告與得為魯言告宜告只合與
鞠協也既得所歸得與極協音可意推也名詩之旨豈
以山之高深狐之隱恠所宜藏匿乎歸與懷或方言自
有協者乎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竊詳詩辭之旨蓋序謂襄公之不自量其力力常不給卒以無功者也左氏謂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鮑叔知人者也其知治亂如此傳謂襄公無常其義最博此詩謂總角突弁亦無常之證也序謂志大心勞似覺未中其失若止以此詩前二章爲義後一章不能知也後章似指襄公猶有童心者而乃如無田甫田爲卒章若不相入詳而思之則有似爲者婉孌總角幼穉之人豈可以任強壯之事前日之穉而遽已

高冠大弁則不稱矣鄭說亦爾故伊尹有陟遐自邇之

訓

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

且偲

毛氏以爲獵犬每章必言其人之美其臂鷹走狗之人

其猶還詩之謂我臧乎從狩之人自以爲天下之美盡

在已也詩人之刺大抵如此

潡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之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皆以婦人女子起義谷風小弁可見敝笱名詩笱在梁上以捕魚也敝則不可以得魚乃有大魚之多爲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也齊子指文姜也從者指魯之通國之人也載驅許穆夫人閔衛之亡不得歸唁以許人尤之者衆也君夫人以義歸其父母國而國人得以尼其行此詩四章皆以齊子歸

止爲辭者齊人之辭也齊人怨魯者魯可得而制也言齊人不得而制其君也齊子雖文姜爲齊女亦見其從於襄公數之齊也如之取義刺其麋也無許人之風也

載驅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名詩與鄘風載馳相近而賢否相遼如此四章皆以魯

道有蕩爲辭深疾魯也蕩蕩猶蕩蕩無止之勢也曾實縱之也文姜雖齊女其放於惡由魯之失道也發夕言奔之急也發必在朝夕猶發焉奔之情也汶水魯地前二章以齊襄發語後二章以文姜爲輿也行人凡從行之人皆順其放於奔也此蓋齊風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是詩易知而又易言不待序而見也特不言名詩之旨耳不以可矜者爲美而以可矜者爲歎以嗟嘆爲發語之端則所美者皆重可嘆也嘆其足耻也猶祗足以爲辱也後世惟元次山知此旨其作大唐中興頌頌肅宗收復兩京有大功矣首曰噫嘻前朝嘆元宗之事首末皆可恨也

魏葛屨　國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

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按左氏傳魏有前後魏封於周初國於河汾之間者前魏也魯閔元年滅於晉獻公以封於畢萬者後魏也其地則大有金石之樂矣無儉陋之習也是詩所刺非以儉爲刺儉德之共何刺焉爲詩人之辭刺褊非儉也序詩者不知其旨以褊爲儉後世皆以序而歸之於詩詩人之旨失矣說詩者必於詩辭之中知其爲褊而後可言也首章屨舄縫裳之辭絕與尺布斗粟同辭以尺布斗粟之言推之則名詩之義亦可見謂葛屨尚可以履霜

也凡爲衣者孰不由女手女手雖弱幼之女亦可以縫裳也何爲若是之褊至要之襋之而不敢服乎以辟推之俗若束之於腰襆之於幓之意必遇其嘉好之人然後取而服之雖爲好人而服亦提提然止於提挈而振領之依然左辟而不服也左者不用之地也辟猶辟去之也入聲也所佩服者象揥爾揥器用之微者也故指其上之辭以爲褊心誠爲可刺也古之所謂儉者約也約而有度不使之匱也陋者則褊惟以爲利之所嬴而已爾詩人取其至微而尚可者以名詩褊心自見不然

未見其爲褊心也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詩辭爲美詩旨爲刺所美非美也是可以意逆而不能通其辭其所刺何說也甚易知而學詩者莫察爾詩之三章凡六句彼又曰其之子其猶己也彼哉彼哉此其

旨也魏地陜隘汾爲魏水汾之所沮洳者微矣二曰一方三曰一曲微乎微者也國本小而自處者益隘已隘矣不能充而大之顧以至微之地采取所産之物乃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此詩人所以彼之也以魏之人爲彼則以公路公行公族爲此矣異乎此者彼可知也孟子謂滕猶可以爲善國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王不待大詩人之之旨乎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意本以憂國幾於黍離黍離喪敗已形其憂大國有桃禍未形其憂深此其在晉獻公滅魏數年之前乎知晉之必滅魏而不知懼也以桃之實爲殽以棘之實爲食其窮蹙已如此殽猶以桃雪黍之意北方之人多以棗爲餐食此若不能謀食之意也本無刺儉之辭不勝其

憂而至於歌至於行彼之不知者謂士之驕且罔極也彼之所見誠是也何以謂其言爲是乎我心之所憂者人不可得而知也既不可知而我獨知之矣不如勿思之爲愈思則不可以朝夕居也誠以委敗之在目前不可救藥待其亡而已爾此憂世之切至者也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

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此詩無父母兄弟離散之怨而有以義相勉不以骨肉之愛奪其勁忠於君之義詩凡三章卒章尤切豈兄弟之情薄於父母哉徵役宜死於長弟行而兄勗者詩人取其以義奪愛也行役若非殘民命者征戍爾猶可以來歸而非死也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詳味詩辭不在詩名也名詩以十畝者如孟子五畝之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首章言桑者之閒暇相與同歸也二章謂四鄰并吞之急桑者相攜持而去之爾泄泄如孟子所謂沓沓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
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作車所以行陸寘之於河之側非其所用也河濁流也
乃謂之清且漣且直且淪則濁於河甚矣以詩辭推之
似若魏之先世求賢之勤而後世棄寘之焉其食厚祿
者尸位素餐而不以爲媿也彼君子之辭不必謂伐檀
之人指棄寘於不用之人也一清一濁相反如此不稼
穡於何而取禾如此之多不狩獵於何而庖厨如此之

餘明其貧取之厚也君子者一餐一食不苟受也檀木之至堅喻其任重輻輪運之無窮取其致遠也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辭無貪而畏人之旨晝伏夜動畏人故也序詩者以

此為詩旨不然也詩人而謂在位者之役其民不知其勞至于三歲之久咯恭爾畫爾不知爲我將去之適於可樂之地卒章誰之永號者非彼號呼而招之汝自驅之而使逝爾每章首辭皆重言碩鼠言其食民膏血而恢大之甚也自黍麥而至於苗苗始秀而食之無厭也其素餐乎

唐蟋蟀　國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孔子編詩之時晉爲大國中國所恃以安也豈獨無可録之詩乎不繫以晉而本於唐唐之本始固已移矣詩凡十有二乃以蟋蟀爲首抑嘗讀其詩之先後乎然蟋蟀之詩旨必有關於晉唐之大者爲詩以康樂爲主無乃畀於寧儉寧固之旨似非所以垂教也竊嘗思之堯之土階茅茨豈但聖人尚儉之意要是其古之風簡素質

實異於中原遠於南方多矣雖聖人不能易其風土之尚雖人主之尊以天下奉猶有存者若是則詩人告以康樂可也詩之三章意之所主惟職思之旨為重詩名雖在蟋蟀虫之微能知時而浸居於內者也故一章曰居二章曰外三章曰憂其曲沃盛強之際耶如鄭氏詩譜所謂僖侯甚儉嗇僖侯至昭侯六世矣習於儉而又因曲沃之強日以侵逼詩人將廣之以其所當慮不恃一儉為可安也言歲且莫矣日月之虛度多矣務將及矣詩人之辭謂豈欲其太康乎所主者在思其所居之

位且有窺乎其外者焉所憂有大者矣每章皆再言樂樂則將至於荒安而能慮聖人所以明大學之道詩人蓋得其義所以首唐風也歟然是詩之作未若山有樞之迫也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之室

前詩序以憂深思遠儉而用禮爲堯之遺風自此詩以後五詩詩序皆有憂其危亡之辭以當時之事與詩人之辭求之似不若是尚儉多憂雖晉之風土則然序詩者見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以常情爲之序爾詳考其實蓋是昭侯逆知其後之將亂子孫不足以託國是以分國而屬之桓叔成師爾潘父弑昭侯而欲立桓叔亦此意潘父以逆救亂故不克也當桓叔之封曲沃也已五十有八歲傳謂其有德豈以封國爲謀哉晉國之美不旨

者莊伯武公皆急於篡國爾借使昭侯盡如堯之讓
父能佐其美莊伯武公皆以忠與順行之則堯之遺風
豈若序詩之小哉昭侯立成師於晚年固知成師之足
以興國也篡其宗國又叛天子隱五年莊伯之惡爾是以
國人立鄂侯莊伯又伐之王又助之王立哀侯武公又
伐之五世之亂周以其叛故再立晉君武公終取之詩
人目擊其事知昭侯立成師之本心甚大杕杜之詩所
以作也故有同父同姓之辭猶愈於行人也詩人大旨
皆如此若他人是愉之辭追是國人忠愛其上不欲其

并於沃爾若昭公立成師之意豈以其國專私其危亡
之子哉昭公之不保其身正與魯隱公同符吾夫子不
以是掩其讓也此詩似是作於孝侯鄂侯之世若昭公
之世成師在曲沃豈有取晉之心哉丘明再紀師服之
諫者世人之常情非堯之遺風也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
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之同名者三若王鄭之風其詩之首辭皆同謂不足以流物也此詩不同者石不可流之物鑿然見於水之中若此其著也王鄭猶有力特弱爾晉不可以力言但見其爲畏爾揚其水而知其爲石不可得而揚之而石愈出喻曲沃之於晉顯然不可轉移水之能掩者薄矣從見者翼之人也是以聞之而爲之隱也當時曲沃莊伯弒孝侯矣國人立鄂侯莊伯伐之奔隨王立哀侯武公又伐而獲之國人立小子侯武公又殺之曲沃之取晉豈有顧忌哉國人見而聞之者久矣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詩人之言蕃盛惟瓜瓞葛藟其蕃殖之物也椒豈蕃衍盛大之物哉是詞言其芬爾世之植椒多在閑地或墻之陰能奪物之正味聊爲薄略之辭皆信有之此詩人之微旨也亦惡曲沃取晉不以其道昭公封之國內使易蕃且爲傷類也如聊復爾耳豈能遠哉

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是詩以婚姻爲言非無援證也其辭易通其事易明若不必過求然以詩名言之似是綢繆牖户之意憂其國之將亡也序詩者秖以三星爲義謂之婚姻失時爾三章多以三取喻粲亦三女似若詩人見曲沃之將并晉綢繆其道無可奈何自桓叔而莊伯武公三人相繼以

移其宗國初在天邈矣在隅已近在戶已逼至于今曰無可救藥者傷其所遭自知其弱而不能抗故曰如此三人者何子兮子兮指翼之君也薪芻楚皆難於捲束喻翼之諸君不可扶持也既若是矣而曲沃三公適與之遇焉唐風多問難擬議之辭如此詩杕杜鴇羽葛生菜苓皆若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

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是詩之辭與後此四詩之名同辭豈以詩名之同故此
詩旨以杕杜爲名乎以所比之物言之杜弱植也杕特
榦也有特立之杜物之異於常者也當晉昭侯之末年
晉已弱矣非文侯佐平王立國之舊也故昭侯知其後
之必亂分曲沃以封弟成師成師於是年五十有八矣
好德而強昭侯知其可以與唐叔之祚也故封之幾有
帝堯禪舜之微旨當時詩人知之而是詩作焉知獨行

之不能久而同姓同父之可以恃也嗟行之人胡不佽比而近之人苟無兄弟亦將求助於行道之人苟有兄弟則吾同父也吾同姓也可謂得昭侯封成師之旨矣此意百代之中惟吾藝祖得之耳

翼之晉

- 文侯 仇
- 昭侯 潘父弑
- 孝侯 晉人立 莊伯弑
- 鄂侯 晉人立 子郄
- 哀侯 周王立 武公獲
- 小子侯 晉人立 武公殺
- 緡 周王立

穆侯

曲沃之晉

- 桓叔 成師
- 莊伯 叛周 王立哀侯 伐翼 鄂侯奔隨
- 武公 王命為晉侯 伐翼獲哀侯 殺小子侯滅晉

羔裘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
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詳詩之章無剌之辭也秪見其爲美爾序詩者以前後
詩而均謂之刺爾似若愛其大夫覩其服而歎美之爾
言民之得居其所居究其所究皆大夫之德也以居居
究究爲惡亦未見有他比也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

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說詩者以鴻鴈爲訓其果爲鴻鴈乎借使方言則然
以其三章鴇行言之則信其爲鴈矣易亦以其羽可用
爲儀杜子美亦以鴻鴈爲有稻粱謀也他禽皆不及此
莊伯之於昭侯武公之於孝侯皆兄弟也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三章皆以王事爲言當是時豈以宗周之事而
勤其民哉以君詩人託以爲言謂哀侯緦皆周王之所
立乎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詩之名無衣者二秦風亦有此詩而義則異秦之無衣謂士卒之衣也詩人有修我戈矛之辭是詩無衣謂諸侯之服秦猶以為刺晉獨可以為美乎諸侯命服也又可謂之無乎此序詩之失也序云武公并晉矣大夫為之請抑大夫自為請耶然請於天子要君也請於天子之使抑天子之使用遂事之例耶此諸儒不考之過也

據詩人之旨則有刺焉武公之篡其宗國本非其所有也侯伯七命而武公不待天子之命而篡取之據詩辭豈曰無衣是終無此服也不如此衣是篡取之自制其衣也辭亦隱而顯矣又不止於是也據周官典命子男五命侯伯七命諸侯無六命也惟下文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天子之内諸侯非晉武公之比也詩人以無衣之六明其降而與在内諸臣列也序以為美失之遠矣武公伐其宗國弑其君取而有之逆孰甚焉周室之弱藉晉以

立於喪亂之餘哀侯與緡皆王所立武公皆再取之其叛周又浮於莊伯矣僖王逼於晉武之強命之侯于晉微詩人之微言以明其本無此服則篡弒之罪曷從而知之哉不如子之衣辭雖若美義則非天子之命服惡孰加焉詩人之旨其幾於春秋聖人所以録之也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唐風前杕杜之詩與此詩名同物特此詩多衍辭前詩謂親其同父之兄弟是詩謂親其賢人君子此所以異也杕杜前詩前晉翼之晉也後詩後晉曲沃之晉也前詩實美之後詩刺之也何以明其爲刺彼之君子逝叅肯適我乎我欲飲食之曷可得乎將以好之而君子不我與也言武公雖得國而賢者疾之不肯從之也視桓叔之好賢遠矣二詩之義正相反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

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
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詩以生取義他詩之所無也以詩辭求之似與葛覃相
近葛之生也蘞蔓于野蘞蔓于野猶施于中谷也亦指
葛爲言似非二物蘞亦未果其爲他草爾雅葭華注云
江東呼爲蘼則與葛異以其辭言之蘞亦蔓也爾雅蘵
蔓華注一名蒙華如以蘞自爲一草則蒙亦他草也似
若詩人謂葛之初生已蒙於楚棘矣逮其蔓延則施及

于野我之所美者物猶如此已獨去之士之則誰若我之桐處也說詩者皆以爲夫婦之情然哉廢說者莫若詩序序無夫婦之言詩則似之也如以唐風言之以爲宗族兄弟相與之情如之何不可曹子建求親之表所對惟妻子未嘗不臨觴而太息曾於歸妻亦妻肱同差乎姑存之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

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
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
為言胡得焉
是詩之刺讒易知也説詩者似有未盡者焉爾雅字從
陵注云水中芰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菱角也草又藥
未有名苓者苓水中物也爾雅菲草似蕪菁生下濕地
亦近於苓矣以類推之皆水物也惟苦菜則生陸地詩
人雜與讒言之有無采水中之物於高山之巔以無為
有是以謂之讒詩凡三章每章再言人之為言為者作

爲也非有近似作而爲之者也其言之初至也人誰入之故曰苟無信無與無從者不受其言已有入之之幾矣讒之再至也疑矣將棄而舍之則曰且不可舍也其三至則信而從之矣曰彼之爲此言者何所得焉信之深不可回矣反以讒者爲忠於我矣此投杼下機之時也故三章自舍旃以下皆同辭謂戒之必不可解也

詩說卷第四